

- 五、專科部爲兩年制，凡高中及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生或同等學力之學生，均可投考。
- 六、大學部設(1)土木工程系(分道路(鐵路公路)水利(港工航道)結構(橋梁建築)三組)(2)機械工程系(分機械造船自動車及航空四組)(3)電信工程系(分有線電無線電號誌)三組(4)交通管理系(分通信運輸航務財務四組)。
- 七、專科部設土木科，機械科，電信科及管理科，其分組與大學部大致相同，惟側重實務課程，而略於設計課程。
- 八、經費之來源，就四十二年度交通講習會原預算轉撥，不足之數由交通部教育部及臺灣省政府籌集，並由三部分合組交通教育輔導委員會以負籌議督導之責。

乙案：

- 一、以交通部交通講習會改組爲交通學院，院本部設在北投，並儘先設立大學部之交通管理系及專科部之管理科。
- 二、所有交通學院大學部之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信工程三

- 三科，可委託臺南工學院或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兼辦。
- 三、所有大學部專科部之分組，一如甲案。
- 四、經費之來源，就四十二年度

## 交 大 掌 故

朱善培

### 九、三不管的南洋大學時代

辛亥秋，上海光復後，我教師生爲表示革命決心，遂宣佈與清廷脫離關係，自動的廢棄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的名稱，改爲南洋大學，監督改稱校長；並將校門前右邊原來樹立的一塊二尺餘長，一尺餘寬，長方形，藍地金字英文校名牌 Nanyang College 改成 Nanyang University。

本校的經費向來是由招商局與滬寧及滬杭兩鐵路局供給，改了南洋大學後，變成三不管，經費就此無着，北方的郵傳部固然管不了；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忙於北伐及議和，也不願意管；招商局與兩路局自顧不暇，更

交通講習會原預算轉撥，不足之數由交通部教育部及臺灣省政府籌集，並由三部分合組交通教育輔導委員會以負籌議督導之責。

之際，不得不東挪西湊，設法維持，真是煞費苦心。直到民國元年夏，南北統一，交通部答應接管，將本校改爲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後，才算安定下來。

據前輩同學云，南洋公學時代，中院一班讀完後，就可以獲得官費留學的優待，除由公家發給川資及治裝費外，每月發給用費銀二百兩，另加安家費銀十二兩，就是這樣的優待，尙有許多同學不願出國。後來辦了專門班次，三年畢業後，還是全班派遣出洋，不過僅減少了一筆安家費。到了民國元年夏，交通部接管後，從此不派學生留學了，於是鐵路工程第三班與電機工程第二班的畢業同學，除有力量者能够自備費用出國再求深造外，只得

羅致去了。

民元秋冬之間，交通部忽然要派我們電機第二班畢業同學方於榜等四人到電報局去擔任總管。那時候方同學等已經在機關或洋行裏就了職，唐校長好容易將他們找回來，勸他們遵照交通部命令前往上海電報局報到；不料上海電報局主管人員有意為難，使他們無法到差，暗地裏組織全國電生協會，醞釀罷工，向交通部提出許多條件，內有一項係反對南洋畢業生充任總管，並推舉高恩鴻俞伯琴二人為代表，北上請願。方同學等不願陷入漩渦，遂自動的各回原職。交通部因恐風潮擴大，對於此案，未予追究，反而將高俞兩代表分別委充陝西省與湖南省的電政監督。全國電生協會因為失去了領導者，無形中解散了事。

### 十、唐校長的教育精神

唐蔚芝先生因丁母憂回籍，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夏末來長滬校，即以辦教育為其終身事業，不復出仕，正如他中年喪偶，終身

光復後，江蘇任紳公推唐先生出任江蘇省民政長，堅辭不就，寧願兼任江蘇省教育會的會長，足見先生重視教育之一斑。先生畜道德，能文章，擔任校長多年，從不召集學生作長篇大套的官樣訓話，而遇事以身作則，誨人不倦，使同學們自然心悅誠服。先生素患高度近視，咫尺以外，不辨人物，故同學們每次遇見先生，必先趨立道旁致敬，俟先生過，然後行，成為習慣。

唐校長到校不久，就籌設德文，法文，拉丁文各講習班，為同學們願學第三外國語文者增加了學習的機會。又有國文補習班之設立，每星期日，皆由先生親自主講，先生原係有名的經學家，治古文，宗桐城派，故所選文章，都是有關經世應用的佳作，舉例言之：先生說，我們讀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就可以看到武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與治事之勤，而所述親賢臣，遠小人的一番議論，尤堪為執政者引為鑑戒。先生說，賈誼過秦論上這一篇文章在論辨文中，氣勢最盛，而畫

而攻守之勢異也。」的兩句話，讀時應盡抑揚之妙。先生說，韓愈畫馬記係脫胎於周禮考工記，凡學工程者，必須熟讀，將來參觀工廠，要作報告，製造機器，要擬計劃；則此篇的體裁，最宜模倣，原來先生主講國文，不獨要傳授我們作文的方法，還要隨時教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如先生者，真不愧為人師矣。

### 十一、交通部召集滬校畢業生北上受訓

民國二年夏天，電機工程第三班的同學畢業了，大家知道前班同學留學既無希望，派事又被擋駕，不得不早謀出路，未幾皆已找到了工作。就在那年的暑假時期，交通部又與唐校長函商，要召集滬校電機工程科畢業生二十名晉京（北京的名稱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後才改為北平）受訓，並規定辦法如下：1. 受訓期間為兩年；2. 專習電信工程學；3. 學宿及書籍費一概免收，每月發給每人伙食及零用費大洋三十元；4. 畢業後由部分

發各電局充任工程師，月薪自大洋三百元起支。於是唐校長就徵詢電科二三兩班畢業同學的意見，大家深恐再蹈民元的覆轍，皆不願應召。經校長再三函對，每班召回來四人，但是距交通部所規定的名額還不及半數。等到秋天開學以後，校長就和我們電科第四班的同學商量，要我們前往湊數，大家因為快要畢業，也表示不願意離滬。最後校長又勸說受訓後可以得到許多好處：第一是多讀兩年書，畢業後不必自己謀事，全班就由部裏分發任用；第二是待遇優厚，機會難得；第三是為後來各班同學打好基礎，將來可以援例申請分發工作。我們聽了校長這一番話，認為的確很有道理，經過仔細考慮以後，就遵照校長的意見，抽出本班一半人數，計七人，連同上兩班的同學共計十五人，於斯年九月底連袂北上；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分子，從此結束了在滬校七年的求學生活。

## 十二、平院早期的教育制度

設立了一個交通部交通傳習所，就是平院的前身，原名郵傳部郵電傳習所，大概是在前清宣統二年成立的。曾經辦過郵電簡易班兩班，因受辛亥革命影響，暫時停辦，到民國二年春天，又恢復起來了。所內分為路電兩科，所長是姚國楨先生，路科教務長是華南圭先生，電科教務長是王蔭承先生。路科共設幾班，我已記憶不清。電科已有高等電氣工程班一班，規定入學資格為大學或專門學校電機科畢業者；我們進所之後，所長臨時決定將原有的高等電氣工程班改稱高等電氣工程乙班，並將我們滬校的十五個同學編為高等電氣工程甲班。另有有線電報工程班一班，全係各地電報局保送的優秀報務員；又有無線電報速成班一班，係招考的舊制中學畢業生；此外還有統計班甲乙兩班。那時候所內的教育制度，好像就是將大學研究所、工學院、工業專科、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合併設在這一間學校內，其目的在造就實用的高級工程和管理人才及中級技術和業務

道之兄所提議「新制交通大學的芻議與輪廓」的制度相仿，實在是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良好教育制度。

交通部派了三位外國顧問來擔任教授；一位是丹麥人那森，教無線電信工程學；一位是日本人中山龍次郎，教有線電信工程學；一位是丹麥人伊立生，教國際電信公約暨附屬無線電信規則；又聘請一位留德陸軍軍官范望先生，教德文；另外還有兩位助教，分別指導我們練習有線電報和無線電報收發。照當時的規定，我們這一班是不放寒暑假的，故交通部就利用那一年的寒假期間派我們到張家口無線電局去實習，順便擔任驗收工作，因為該局的機器是由交通部向德國得律風根公司訂購的第一部五千瓦特瞬滅火花式長波無線電報機，作為模範電臺使用的。

那時候交通部總長是朱啓鈴氏，郵傳局局長是龍建章氏，他們於建設無線電臺，提倡最力。龍局長曾主張將全國分為二十四區，次第設立電臺，以利通信；

。民國三年冬天，朱總長調任內務部總長，同時龍局長也升任了貴州巡按使，因為人事的變動，原來的一切計劃就受了影響，自朱龍二公去後，繼任的總長梁敦彥和郵傳司司長周萬鵬都是有線電報出身，遂將無線電事業擱置一邊。這一年內我們會同部裏活動將本所改稱交通大學，許多長官贊成此舉並允予協助。反而那所長不大願意，我們當時很覺得奇怪，後來有人猜測他反對的原因是他在部裏地位不高，資格尚淺，一旦改了大學，若是做不到校長，豈不是弄巧成拙。那時候我們究竟尚年輕，那裏曉得這些奧妙的道理。

### 十三、那森教授的實驗教育

那森先生是德國得律風根公司派駐中國的無線電總工程師，民初受聘為交通部顧問，兼任我們班上的主任教授。先生的教育方法是注重實驗；規定我班的課程是上午上課，下午實習，因為我們在溫校時對於電學的理论已具相當根底。先生所講，全是有

薩建設電臺工程上的困難問題；他告訴我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秘訣並要我們詳細作成筆記，下午就在實驗室中從事實習。先生在實驗室中又常常故意使機器發生障礙，要我們從動力部門試驗起，到天地線為止，找出毛病，裝拆修理，往往要忙上二三小時；還要將實習結果作成報告，於次日上課時，送陳先生核閱改正。我們的功課雖然很緊張，却感覺特別有興趣。

那時候擔任電信部門的工程師全是外國人。先生要造就我們成為我國第一批無線電工程師，故教課特別認真，並會向交通部當局誇口，保證我們畢業後必定能够勝任。

先生曾為我國海軍部設計，擬於雙橋地方建築一座一千啓羅瓦特高週波發電機式長波電臺，以與歐美各國直接通報，旋因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遂將設臺計劃售於日商三井洋行，後來會由該行墊款承辦，因為一切設施，不合標準，始終未能與歐美各國直接通報；我國海軍部亦未曾正式接收。

先生素患嚴重胃病，時愈時發，民五之夏，經協和醫院檢查，謂係胃潰瘍症，必須開刀割治，因為體質太弱，一時難動手術。我們時常關懷先生的病狀，後來聽說先生已請中醫治好，不久就辭職回國休息了。

大約在民國十一年間，那森先生的妹夫，西門子洋行的工程師，德國人，漢生君因事到漢口公幹，曾渡江來武昌無線電臺訪問，當時我問起那森先生的近況；他說：「那森先生已成爲百萬富翁了」；他告訴我，那森胃病治愈的經過情形及後來致富的原因，頗爲詳盡，好像一篇傳奇，茲約略敘述如上。據漢生云，民五夏天，那森因爲身體衰弱，不能割治胃疾，當時他已不能飲食，全靠打針維持生命，遂決心離開協和醫院，回寓料理後事；忽有一個中國朋友來寓，介紹一位異人爲他治療，說是不用藥物，可以治病。那森起初不大相信，在絕望之餘，也願一試，果然勿藥而瘳，原來是使用中國的古法按摩法醫好的。因此引起了那森的好奇心，千方百計的設法

學會了按摩法回國去了。他回國後，小試其技，果然靈驗，患病求治者，踵相接，無不手到病除，名聞遐邇。後來他索性到德國柏林掛起按摩醫師的招牌，為人治病，總是着手成春，不久就成為大富翁了。從此一個無線電工程師就一變而為按摩醫師，真是海外奇談。

#### 十四、我們畢業時的小風波

我們在平校兩年，好像做了一個美麗的夢。那時候故都的生活費用很低；我們每月拿到津貼大洋二十元，伙食費只花大洋六元，可以點菜吃飯。每日下課後，我們照例要逛逛順治門大街，時常手提白乾一瓶，烤鷄一隻，花生米一大包，帶回消夜，總共花不了大洋五毛；每逢例假或星期日，不是游覽近郊名勝，就是逛市場或聽戲，日子過得很舒服，到畢業後離開李閣老衙門時，真有點依依不捨。

交通部當局本擬俟我們這一班畢業後，分批送往德國深造，

倡建設無線電事業最熱心的朱龍二公又同時他調，我們出國的希望，頓成泡影。到了民國四年春末，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陸續傳來；第一是我們畢業後，月薪只能自大洋二百元起支，並須到局實習相當時期，才由部派充工程師；第二是全國各無線電局局長連名電部，以各局多係新裝機器，報務清閒，毫無收入，請求免派工程師，藉省公帑云云；我們聽到了，大為掃興。

民四之夏，我們全班十四人畢業了，（原來十五人，同學方於梅因獲得浙江省官費赴美留學，未參加畢業考試。）部令發表十名分發各無線電局實習，四名分發各電報局實習；並規定辦法如下：1.實習期限定為六個月。2.實習期滿後，月薪定為大洋八十元，在實習期間暫支半薪。3.限期報到並由所內墊發川資。這個辦法與召訓時所說優待條件，相差太遠，我們表示不願接受部令，大家都想捲舖蓋回滬，自尋工作，並推舉代表二人請周司長將本班意見轉陳梁總長核奪。據

氣，不承認以前有甚麼優待條件，他們自外國留學回來的時候，月俸只有五兩銀子，現在規定月薪大洋八十元，不算不優待，並且面囑周司長強迫執行，一律不准我們辭職。繼而姚所長又約我們談話，如果固執成見，不肯到差，部裏的意思，所有本所兩年來所聘各教授的薪俸及實驗室中一切機件設備的費用，要我們十四人平均負擔，否則將請滬校唐校長追究賠償。這件事爭執了將近一個月，不能解決，後來還是唐校長在部裏的老朋友尤幹承先生，竭力勸說，因為時局變化與人事調動的關係，不得已要我們吃點虧，橫豎年紀尚輕，來日方長，可以徐圖補救，免得立刻要使唐校長為難；我們才勉強接收部令，就在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強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要求的那一天夜裏匆匆地離開了故都，從此做了我校踏進電信界的先鋒隊。